

彩虹髮型屋

作者: 水也

Powered by [紙言](#)

零·序

人生，有無數個過客。

曾經，有人說過：「頭髮，就好似人生嘅過客咁，有無數咁多條。至於我哋點樣面對呢啲過客，就好似剪頭髮咁。」

我十分慶幸，在數萬條頭髮中，遇見最特別第一條。

髮型師在我背後，嗖嗖地剪下我的長髮

換成一個Skin fade。

— · Skin Fade

第一章

1.1

臨近暑假的尾聲，趕在開學之前終於打爆FFVII Remake。

「你已經閉咗幾日關啦喎，終於肯出嚟喇咩？」

我和媽媽同住在水圍，從小便是她供養我讀書，照顧我日常起居。我和她關係不錯，缺點就是我成為了一個宅男。

「諗住開學前打埋隻game先啊嘛。」我走出大廳，只見今天放假的阿媽也癱坐在梳化在看Netflix。

「多啲出街行吓啦，成日唔出掘。」她語重心長道，顯然不滿意我「宅」在家中。

「咁暑假剩返」我正想反駁，媽媽從Netflix中回過頭來。

「哇！你個頭咁長，唔會熱死咩？」

「屋企都係開冷氣咋嘛。」

我轉身走入廁所，在鏡前撥弄一下頭髮，也確實覺得有點太長了，加上一週沒有剃鬚，臉頰下已經雜草叢生，如果再衣衫不整一些，說是個流浪漢都不為過。

我草草剃了鬚，換過衣服，便出門打算開學前剪一次頭髮。

「媽，我出去剪個頭髮，返嚟就食飯啦。」

1.2

我叫Jay，是一個中大學生，今年升讀year 2，讀Chem，當年DSE分數不算高，只有Chem可以說是高分一點，而且可以入讀三大，根本沒經什麼考慮便入讀了。

住在水圍，剪頭髮其實沒什麼選擇，當然我對自己的髮型也沒什麼所謂，所以平日都只是在新北江商場\$70剪頭髮，今日也不例外。

走到新北江商場，已經大汗淋漓，不過吸一口冷氣已經令我身心舒暢。

不花十步來到這間彩虹髮型屋，這裏的裝修略顯殘舊，價目表上只有小童\$35和成人\$70，灰白的牆身完全襯不上髮型屋的名字。

卻見平日在髮型屋左剪右剃的阿姨不見了，變成了一個年屆18左右的少女小心翼翼地為座上客人剪髮。

而且平日這個時間客人應該不少，今天卻沒有客人在等待。

「阿姨呢？今日唔見佢嘅？」我上前問道。

「阿姨呢排有啲事呀，我幫你剪冇問題呀嘛？」她停下手中動作，回過頭說。

我上下打量着她，有着小小的眼睛，深邃卻又有些疲倦，高高的鼻樑，薄薄的嘴唇，五官分明；身材瘦小，圍裙上散落零碎的頭髮；最突出的是一頭紫髮，髮尾染上綠色。

若果是平日，身為宅男的我一定覺得她是個青春的美人兒，可惜我剛剛才將「美人」的形象定型為像FFVII中Tifa般的身材豐滿和黑長直。

眼前的女孩只有頭髮「長和直」，而且緩慢嘅動作顯得剪髮技術青澀，我對她實在算不上有好感。

只是我對剪頭髮沒什麼要求，況且平日阿姨在的時候等待時間一定更久，今日少有地可以快快了斷，便問道：「等幾多個？」

她稍微看向等待區，回答：「剪埋呢位就到你喇。」

我便坐都等待區：「咁我喺度剪啦。」

她咧嘴而笑並點頭，繼續手中工作。

1.3

隨着她慢悠悠地為上一位顧客理完髮，我終於能坐在鏡子面前。

她為我披上遮布，上下檢查，務求令我滴水不入，將座位調到最低，然後略顯吃力地又將我升高，在鏡面中仔細調整最適合的高度。

「想點剪？」

「偷薄剪短。」我遲疑了2秒鐘，因為阿姨早就記得我這簡單的要求。

「就係咁？」她稍微歪了歪頭。

「就係咁。」我也想不到有什麼其他的要求，覺得\$70的剪髮舖，不見得要提什麼要求，反倒有一絲對於她又要我重申要求的不耐煩。

我在鏡中卻又是看到她咧嘴一笑，便到旁邊的桌子整理工具。

平日我坐下來便倒頭就睡，反正一來相信阿姨的技術，二來看着背後有個人拿着剪刀東剪西剪，甚是沉悶。但今日我背後的是一個技術青澀的少女，實在入不了眠。

只見少女拿出電動剪髮機，細心地揀選適合的Grading配件，然後裝上，我依稀記得阿姨通常「一機走天涯」，配件也不換。

再從髮型師圍裙工作服拿起兩個夾子，分別夾起頭頂兩側的頭髮，使其長度不會阻礙處理側面。

少女走到我的右側，來回觀察真實和鏡中的我，微微用梳子挑起頭髮，檢測長度，然後徐徐落刀，先用最長grading的配件，由耳側倒高處，再逐漸用更短grading的配件，又從耳側調整

髮碎在剪髮機上像黑色的雪堆積，在抽起剪髮機時散落，然後又從底處堆積，重複又重複。

直至她用手輕轉我頭至左側，在鏡中我斜眼看到那由白至透露肉色再到黑的漸變層，就像用畫筆在調色盤調出黑白的光譜。

我不由得微張了口，打從心底讚嘆她如畫家一樣用刀如筆的技術，才驚覺我錯判這個少女了：剪得慢並不是技術清澀，倒是慢，才剪得細緻。

「呢個skin fade掂唔掂？」

「幾好睇啲！」其實我根本不知道skin fade 這個term，只是由不住心裏的讚賞說出口。

想必她又是滿意的一笑，只是這次我專注在我頭上的傑作，忽略了腦後的畫家。

如是者，她按照右側的層次，處理了左側和後方。

1.4

她拿出剪刀和梳子，放開最初的兩片夾子，在頭上噴灑了一些水，用梳在我頭頂上撥弄起來，片刻才梳起頭頂的一撮，輕輕皺起眉頭，用中指和無名指測量和夾起該剪的部份，然後垂直剪刀剪三四下，又再重複。

如果說阿姨是拿起剪刀勁歌熱舞，講求速度而凌亂地跳舞；這個少女便是用剪刀和梳子跳一曲探戈，是節奏的變換，在黑茫茫的場地互相試探，務求找到最適合的距離，時遠時近，或是歌曲配合舞步，又或是舞步推進歌曲

不論是舞蹈還是剪髮，我都不是專家，但或許是這樣，才造就我最純真的欣賞；在我暢遊在思緒當中的時候，少女將一面鏡子托在我的身後。

「OK嗎？」

「OK啊唔該。」我未及細看，心裏已經為我點頭。

「使唔使gel gel 佢？」

我遲疑了幾秒，因為這個問題阿姨之前並沒有問過，然後又想到一會便回家，用不着gel頭。

正想回答：不用了，卻從鏡中看到她已經興致勃勃地從一個不鏽鋼罐中撩起一些gel，只好回答：「好啊。」

她將gel柔柔地塗在發梢上，稍稍往上撥起，又望向鏡中，再輕微調整頭頂上不合群的幾撮。

正當她想回過手，在後方的洗手盆清理掉手上剩餘的gel，手經過鼻頭的瞬間，打了一個噴嚏，緊緊只夠時間撥過了頭，防止整個噴在我的頭上。

1.5

「Sorry啊，我有鼻敏感，唔係Covid啊！」她低着頭，急忙而又緊張地說，我在鏡中，絲毫看不出剛才在我腦後跳舞的神采飛揚，反倒像是一個羞澀少女。

「唔緊要，我都有鼻敏感，而且我中過武肺喇。」

專業之中，夾雜一點冒失，反而顯得更可愛。

她撲通一笑，然後拿出風筒，先往自己吹了一會，為我測試溫度，然後才為我吹走項上的髮碎，是溫和的暖流。

最後解開遮布，我徐徐站起來，掏出\$70，問：「係呢，你叫咩名啊？」

「我叫艾莉啊。姨姨應該好一排都唔得閒，如果你下次剪頭髮應該仲會見到我嘅。」

「咁下一次見啦！」我轉身回家。

或許你會說，普通剪髮而已，又有什麼值得驚喜？但對於一個從小在屋村剪髮，甚至沒有「洗」和「吹」過的我而言，一個skin fade，一次gel頭，已經是如此特別。

「個頭幾靚喎。」我一進家門，阿媽便從廚房走出來。

「係呢。」我表示認同便急忙到廁所欣賞我頭頂的傑作，止不住的微笑，開始期待那個一頭紫髮的舞者，再次在我提供的舞台，探戈。

二·堺坑

第二章：堺坑

2.1

開學了，渾渾噩噩過了半個月，分到了group mate，進了幾次lab，做過一兩份assignments，盡是覺得乏味。

有時覺得，我是選錯了路。

有人覺得，大學，一定是選「搵錢科」，一定不要選「乞食科」，又或是有人告訴我，大學一定要遵從自己興趣選科

選科選科，雖有其名，卻不是人人有得選，分數不是人人夠，興趣也不是人人有，我亦然，自以為化學分數比較高，事實上只是從小喜歡溝溝飲料，現在也只能懷緬小學時用檸檬汁溝益力多。

不入大學吧，可能有人勇於追夢，亦有人不敢追夢，而我是第三種：沒有夢，又或是根本沒有想過。

兜兜轉轉，才想到我不是選錯了路，只是走了眼前唯一的道路。

我這個人，頭髮長得特別快，只不過以前的我疏於打理，亦懶得修剪，倒還能夠容忍兩個月才剪一次頭髮。

這段日子唯一的興致，卻是每日在廁所撥弄我頭上的skin fade，說實話，這個髮型短得令我如何梳理也改變不了他的形狀，一如既往地清爽？我找不到適合的形容詞。

我只是想能重現當日艾莉在我頭上完成的作品，我還特意買了一盒gel，還是復原不到那天的模樣。為何我會開始打理頭髮？我想，我不知道。

一個星期六，我照着鏡子，總覺得頭上如何打理也不像預期，其實整體髮型的模樣還沒有大改變，只是兩邊頭髮漸長，竟然給予我三國無雙中曹操造型的既視感，可謂慘不忍睹，人生第一次剪髮一個月內忍受不了自己的髮型，便匆匆下街去。

曹操示意圖：<http://wikinavi.net/smusou8/index.php>?曹操

2.2

這次的彩虹髮型屋更加冷清，只有艾莉倚傍在櫃側，拿着梳子低看着鏡並微微皺着眉頭，似是在沉思，或是對沒有客人感到惆悵。

「Hello！係咪可以剪頭髮？」

「係呀！」艾莉立刻調整姿勢，近乎跳出來地走出店面，似乎對有客人喜出望外：「你剪咗一個月都唔夠咋喎，咁快又嚟？」

看來她即使沒有客人，還是基於專業，顧着我的錢包。

「我覺得兩邊已經生得好長啦，而且」

「咁就埋位啦，我幫你修修佢。」一聽到我提出一個剪髮的理由，艾莉未等我說完，便興奮地拿起電動剪髮機說道，並用手示意我坐下。

隨即便嫻熟的為我調校座椅，又一次仔細對比鏡中和真實的我，便就落刀了。

除了沒有夾起頭頂的頭髮，這次的流程和上次別無異樣，不同的是我沒有初次的膽驚受怕，亦不是說可以像姨姨剪時入睡，反而是有一些雀躍，便開口：「頭先見妳愁眉苦臉咁樣，仲以為係阿姨出糧俾你添？」

「真係佢出糧俾我㗎，阿姨其實係我姑姐嚟嘅。」她解釋。

「咁有冇客都冇所謂啦，反正份糧又一樣。」我以普通part time心態回答，心想有誰喜歡繁雜工作？當初覺得她之所以煩惱，是以為她直接收取剪髮費，沒客人便沒有收入。

「都唔係㗎，我其實幾鍾意幫人剪頭髮。」她對工作的熱誠使我有點驚訝，不自覺想望一望她的神情，由於不能抬頭，只能滾動眼珠仰望。

我們沒有四目相投，因為她正全神貫注於我的頭髮上，我從鏡面中細看着她：

她每次落刀總是輕輕皺眉，連帶咪起本來已經細小的眼睛，直至我的頭髮已具雛形，才放下眉頭，改為一抹滿意的微笑，欣賞自己的作品。

或者我不應該驚訝於她的熱誠，因為她的神情顯示她，似乎以藝術家自居，永遠沉醉於雕琢自己的作品，然後又磨練自己的技術，再完成更好的傑作；

而我驚訝過後，反倒是浮出一絲羨慕

未及再羨慕下去，她已完成雕琢側後方，視線移向鏡面，準備從正面觀察一下完成品，卻即將和我眼神接觸

我不自覺地閃縮，可能是基於對一個18歲女孩比我成熟的自卑。

在我眼中，她就是那種我嚮往的追夢者，可能那種不是成熟，反而是一種沒有保留的勇氣，但又是誰給了她這種獨一無二的特質呢？

2.3

「今次我再鐘短咗，我覺得你應該carry到。」她將我從思緒拉出來：「O唔OK?不過你唔OK都太遲啦。」

她略帶奸狡地一笑，似乎把我當作她的實驗品，我對此毫無意見。

「我OK啊，不過你唔係應該問咗客人先啲咩？」我微笑回應。

「咁你鍾唔鍾意剪頭髮？」她沒有正面回答。

「ehh，都算鍾意嘅。」我被她突然轉變話題已沒有立刻回答：「啲人話好似剪走煩惱咁呀嘛。」

「你都可以咁講嘅。」她忽然停下手中動作，再緩緩道：

「我反而覺得每一條頭髮就好似人生嘅每一個過客，有毛孔嘅地方係注定，遇到啲乜嘢人都係注定嘅，冇得改變。而剪頭髮就係我哋點樣面對呢啲過客，你可以剪短佢，電攣佢，染到佢五顏六色，總之你想用咩態度面對人生之中嘅每個人都得。而我就係幫所有人表達佢哋嘅態度。」

艾莉回過神來，繼續手中動作，又說笑道：「所以偷薄剪短，ummm點講呢？應該話係簡單直接，定係求求其其呢？」

我沒有回答，可能是還在咀嚼她的一番話，又或者是在讚嘆艾莉不只是藝術家，更是文學家、哲學家

無論如何，對於她的問題，我心目中是有答案的：對於身邊的一切事物和人，我都是抱持得過且過的心態，渾渾噩噩地過日子。

2.4

至於面前的人，我不想再維持這種態度：我，想改變。

「搞掂喇。」艾莉將一塊鏡子放在我的腦後。

「我想條坑。」我指了指左側頭頂。

「好啊冇問題。」她微笑，隨即拿出最小型的電動剪髮機：「做咩咁型？」

「型都係態度嚟㗎嘛！」我回答。

她撲通一笑，量度好位置，就緩緩在我左側頭上，上一條深深的坑，露出潛藏在內的肉色，像不見天日後的嶄露頭角。

那感覺像像可樂在胃內翻騰後吐的一口氣，塗鴉最後的簽名，像紋身完成的一刻更是肉身死亡後靈魂的出竅，然後又回到身軀的脫胎換骨，總括而言，就是為我頭頂上的頭髮注入靈魂，再生的煥然一新。

是改變嗎？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試過塗鴉、紋身，更沒有試過死亡和復活，頂多喝過可樂。

改變是緩慢的，我知道，但我還是想試試，結果嘛，時間會告知我答案的。

這次，我沒有打算拒絕gel頭。

她一如上次為我吹頭，卸下遮布，收錢。

她望向等候席，那裏空無一人，後道：「不如一齊食個晏？反正都冇人等。」

正合我意，她總趕在我之前說出口。

三·理想髮型

第三章：理想髮型

3.1

平凡的人，有時不喜歡太耀眼的事物，因為覺得遙不可及。

平凡如我，喜歡柔和而美麗的彩虹，喜歡它有若隱若現的絢麗，喜歡它是雨後天晴的點綴，喜歡它如橫跨一切的希望。

二十年，我的人生像一片灰白，時而密雲，時而有雨，如今終於遇上了屋邨剪髮舖的她，就是那種不怎麼耀眼卻溫柔的彩虹，在一片灰白中照一道光。

我，想追逐彩虹。

「你想食咩？」艾莉手指掃着玻璃枱面和木枱之間的餐牌。

我們隨便到了一間茶餐廳，並沒有到訪新北江名物：麗江米線，因為實在太多人。

「五香肉丁」我沒有看餐牌，感覺不算太肚餓，而且近排吃得肥膩，心中便盤算把公仔麵改成米粉：「粉啦，她呢？」

「椒鹽豬扒飯。」她也沒有猶豫。

「妳咁瘦都食到咁多？」

「咁你又食咁少？都唔知你係讚我定點？」她笑着還擊。

我無言以對。

下了單，食物很快送到。

3.2

艾莉吃一口飯：「你讀緊書？」

我亦綴一口米粉：「係呀，中大讀緊Chem。」

大家又吃幾口，我先開口：「咁妳呢？我見你好似咁後生咁。」心中略然希望她如外表年輕。大概像我年紀的男人總是喜歡年紀相若的女性。

「冇人叫過你唔好問一個女仔嘅年齡咩？」她笑言。

「冇喎！」我口硬，事實上早就聽過這句話。

「20出頭啦！我唔讀書先幫到你剪頭髮咋。」

我好奇的是為什麼她不讀書。

「DSE炒咗？」我笑問，嘗試刺探一下。

艾莉用紙巾掩着嘴巴，然後從嘴巴接下一嚙骨頭，用紙巾墊起。

感覺上很長一段時間，她沒有回答，互相咀嚼了幾羹飯，幾口麵。

「算係考得唔好啦。」她終於回答，似乎有點厭倦這個問題。

我不清楚為何我有這份好奇。是想對她更認識嗎？又或是想強行為她加上一點瑕疵，解釋她追夢而不讀書這勇敢的舉止其實是走投無路，好令我和這個才華洋溢的人還有一點相似。

再者，她說出的道理和比喻，使我相信她至少也是個不錯的文科生，或許DSE是敗在數學上吧。

3.3

即使如此，我並沒有感覺雙方的距離拉近了，因為她的自信、熱誠，我通通望塵莫及。

想着想着，我已經不自覺用湯羹在赤紅色的湯攪了三圈，尋找最後的肉丁。

另一邊廂，艾莉手中和口中動作逾趨緩慢，每一口都要咀嚼良久。

我躍躍欲試。

她注意到我的神情，閱讀我的眼神，把整個碟推過來。

「都話你唔夠食㗎啦！」她又取笑道，我總覺得她還在咀嚼。

「都話妳食唔晒㗎啦！」這次我還擊，故意道：「要我食剩餸。」

「咁你唔夠飽呀嘛。」

話雖如此，我心裏想的卻是艾莉的主動，不由得猜度她是否對我也有意思，還是她本來就不在意交換食物。

用小鹿亂撞來形容我這個大男人不太合適，卻恰好能形容我現在的心情。

她總是比較勇敢，或許我的勇氣只夠我接受她這碟飯吧。

不花一會，我便草草吃完，便結了賬。

「留個電話俾我呀？等我下次可以book剪頭髮。」我還是想勇敢一次，只不過這個藉口，還是有點笨拙。

「好啊，俾埋IG你呀。」她掩嘴笑，像是識穿了我的意圖，順水推舟：「得閒可以約下出嚟。」

「OK啊，遲啲約你！」「舟」上的我亦不便逆流而行。

我回到家中，她也回到剪髮舖。

3.4

這個世代，有了IG，電話和WhatsApp便不算什麼。

用IG，認識一個人容易在不需要親口發問，可以擺脫每次那些尷尬的瞬間。

可以說IG暗示着一個人的背景，透露着一個人的性格，在觀看者的腦海留下一種獨特的基調。

至於用IG，認識一個人困難在如果一個人無意分享自己的生活瑣碎，IG就只是一個與世界接觸的象徵，icon裏的人卻不一定熱愛與世界互動。

就像我的IG一樣，是後者，空餘一個陳年舊post。

另外意外的是，艾莉竟然也是後者。

兩個post：學校運動會和last day；百來個followers。

與現實中活潑，又帶點可愛而主動的女孩實在掛不上邊。

思來想去，大概只有兩個原因：她不喜歡用IG；或她如很多人一樣，有private account，只在那裏記錄真正的自己。

我無從得知，只好看她最近的一個post。

Last day 一如所有中學學生的合照，卻只有艾莉身穿便服。

「一齊打好呢場仗！」

大概是指DSE吧。

未及細想，IG 上方的橫幅乍現，我隨即瞥了一眼，心裏有一絲希望是艾莉傳訊息給我，Gordon 這個名字打消了我的念頭。

3.5

「喂，出嚟食餐飯。」

真是簡潔，卻是朋友的不拖拉。

Gordon，中學時期少有的兄弟，不過兄弟貴熟不貴多，對吧。

為何會成為兄弟？可能就是被老師幾次安排同坐一起，然後他熱情外向，又不介意我內向而不多說話，反而經常誘我和他談天，漸漸便熟絡起來。

所以說要做兄弟，說不易亦不難。

我們之間的分別卻有很多，除了外向和內向外，他成績名列前茅，我卻永遠在中游；他喜愛運動，我熱愛電動；最重要的是他閨女無數，我閨女嘛亦是無數，就是一個都不能數出來。

簡單來說，他就是一個萬人迷，而我就是萬人迷的兄弟罷了。

相約在一間台式餐廳。

其中一樣我欣賞他的，就是永遠準時。

「喂！呢排點呀？」是那熟悉的熱情。

「都係咁啦，讀書交Assignments 囉。」

「屌！個個都係咁啲啦，有冇啲咩新鮮嘢呀？」

「冇乜嘢」我不知如何回應。

「入大學就係要溝女啲啦，係咪你science冇女啊。」他未等我回應：「不過都唔係，點睇都係你條友唔去馬啦。」

「使唔使轉過嚟Gbus，等人主動溝你啊？」還是未到我的回合。

Gordon DSE 也是如魚得水，Gbus一早已然是他囊中之物。

「Gbus話轉就轉呀！」我終於找到機會反駁。

「咁你溝女先得啲，我近排又食咗個組女喇，我唔想睇住你孤獨終老，你快啲食返個組女啦」他取笑道。

「組女就冇喇」

「咁係咪即係其他地方有？」他又打斷我。

Gordon 總是能從我口中問到一些八卦。

3.6

「係有一個嘅。」

Gordon 假裝露出略帶詭異的微笑，示意我繼續說下去。

「之前剪頭髮識到個女仔」我一五一十地把我和艾莉的相識和經歷說出來。

「髮型師你都啱，不過冇所謂啦玩吓啫。」

「我真心㗎。」我也覺得自己這句有點老土。

「唔係啫，你又唔係唔知真心會俾人hurt。」

「咁我真係真心呀嘛，人哋都可以係真心㗎。」

「你有冇聽過唔好將雞蛋擺埋一個籃？」

「我知，但係愛情就係一個賭博㗎啦，只要大家都剩係得一隻蛋，就會對對方珍而重之。」

「Nonono，你聽埋我講先，個問題唔係你賭唔賭博，而係以你咁嘅性格，你只係一隻蛋，而唔係選擇擺隻蛋喺邊度嘅人，對方咁主動，九成都係玩吓你呢啲無知少年。」Gordon 繼續說明他的「蛋論」：「所以你根本唔係喺度賭博，你只係俾人擺嚟賭博嘅其中一個籌碼。」

「佢唔係咁㗎。」我回想起艾莉的主動，說實話，Gordon 把我說得動搖了，才支支吾吾。

「點睇我都講唔掂你唔好擺真感情㗎喇，唯一可以提你嘅就係主動啲啦。」

完美的愛情，大概就是雙方用一樣程度的愛愛對方，或者有人說這才是愛情的本質。問題就在於當局者迷的雙方不盡然知道對方愛得有多深。

愛得少還好，至少有人愛着；付出多的那一方，終究有一日會累吧。

所以愛情才是一種賭博。

說實話，我對艾莉，甚至對自己都不怎麼認識，確實不能肯定大家的心之所向。

要這場賭博多一分勝算，就要對她的言語抽絲，對她的行為剝繭。

別過Gordon，在大約兩個星期的時間，我和艾莉在網絡上談天說地，我們無話不說：說我們的喜好、習慣，卻總有種不真實、捉摸不透的感覺，這就是網絡對於人際關係的壞處吧。

「星期六得唔得閒？」是艾莉的訊息。

原本的我，應該是很雀躍的。

但經過和Gordon的對話，我實在不禁有一絲對艾莉猜度。

或許這是好的，不這樣盲目追逐，才不會留下一身傷。

但我還是要確認彼此所想。

「OK 啊。」

「咁夜晚深水埗站等？」

「好！」

深水埗？見步行步吧。

3.7

紫綠色的頭髮從地鐵站出口冒出，連帶着白色的T恤和卡其色的長褲。

我很快便認出那獨特的頭髮。

「嗨。」我迎上前。

「嗨。」

一股應該是紫丁香的香味撲鼻而來，為艾莉樸素的裝扮，點綴一點特色。

「點解約深水埗？」我問。

「我以為你負責諗行程添。」艾莉一臉嚴肅。

我手冒冷汗，以為在這情場遊戲中已經行差踏錯。

「講笑啫，我諗好啦。」她調皮地道。

我才放下心來，已經全無意欲得知今晚的行程。

「我想今晚睇流星！」她興奮說。

看流星，在深水埗只有一首歌在我腦海播放：嘉頓山。

「嘉頓山睇流星！」我很雀躍，因為我覺得自己猜到艾莉的意思。

「咁你都估到？」

說實話，亦並不是很難，始終約在深水埗，實在沒什麼地方可以看流星。

3.8

在嘉頓工廠後由山腳開始往上行，沿途已經有幾對情侶攜手上山。

我有點緊張，不禁思考我們是以什麼身份結伴同行。

猶似了解的不了解，永遠是最危險的。

我知道艾莉最喜歡的食物、最喜愛的卡通人物、比起貓更喜歡狗，卻猜不透艾莉約我到嘉頓山的用意，也摸不着她對我究竟有着什麼樣的情感。

「嘉頓山唔係多啲睇日落嘅咩？」我不讓自己繼續胡思亂想，便胡亂發問。

「咁都可以睇流星㗎嘛，你有聽過首歌咩？」

「有，只係唔係日日都睇到流星。」

「咁就要睇吓我哋好唔好彩喇。」

山路不長，也不崎嶇，應該就是多情侶上山的原因。

我也很輕易便上到山頂，反倒是艾莉有一兩絲喘氣。

「上到嚟喇！冇我想像中咁多人㗎。」我放眼四周。

「搵個位坐？」

我們找了一個山坡，並排而坐，稍微脫離人群，尋找一個私人地帶。

「今日個天幾清。」艾莉仰頭。

「係㗎，唔通真係有機會睇到流星？」我跟隨她的視線。

3.9

夜幕初降，沒有暗白色的雲層掩蓋寶藍色的上空，卻有一顆一顆的在夜空中閃爍。不多，卻明亮而耀眼。

和天上相映的是眼前的鬧市夜景，霓虹或許已經漸漸式微，在深水埗卻還有很多，比起星星的吧，那份暗紅色沒有純潔的耀眼，反而像是盛世將末的悲鳴。

嘉頓山，本來就是大自然和城市的混合物。

而我，還是更喜歡自然的鬼斧神工，就像彩虹

艾莉依然沒有說話。

可能是因為這片山坡確實離群太遠，我們倆也沒有說話，便覺得特別安靜，卻沒有那種空靈的感覺，反而有點緊張。

是心跳聲，過於安靜的壞處，便是清晰可聽到的心跳聲，將人的情緒表露無遺。

慶幸的是，艾莉的心跳不比我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將視線從夜空和夜景中脫離，遊走到艾莉的側面。

才想到這是第一次看到她放下頭髮，披到胸前，一條條紫綠色在夜燈的映照下像北極光，襯托起雪白的面容。於我而言，已經是傾國傾城。

想到這裏，眼神不自覺迴避，大概覺得自己注目在她的面容太久吧。便低下頭，卻無意間看到我和她的手掌只有一厘米的距離，所以又迴避眼神，重回到夜景當中。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一盞盞霓虹燈隨時間熄滅，彷彿在告訴我時間不等人。

艾莉還是沉默，是那種不自然的沉默。

「主動，主動，主動。」時間過得越來越煎熬，Gordon的聲音在我心中響起。

我把手慢慢移近，暗地裏深入呼吸。

鼓起勇氣，在另一盞霓虹燈熄滅之際，我的尾指接觸到她的尾指，然後是剎那間的停頓，便乘勝追擊，牽起整隻手。

艾莉溫柔地甩開了。

3.10

曖昧的試探，就是在無數的時間中建立勇氣，然後一鼓作氣得到愛情，或是被愛情拒諸門外。

這一瞬間，我覺得自己長久積累的勇氣，就在一剎那蕩然無存。

「對唔住」這一句令我更加心如死灰。

「你係咪得我一隻蛋。」艾莉續道。

我先是一陣錯愕，因為沒想過她會對已經被「淘汰」的我問這個問題；然後是驚訝，因為她用了我和Gordon的比喻。

「我梗係冇其他人啦！」我沖口而出，卻是真話。

我慢慢重新牽起她的手，說：「我似有其他人咩？」

這次她沒有放開：「點解你會明我問乜？」

她抬頭深情到直視着我，是我們第一次如此對望，穿過彼此的窗，直達靈魂。

她的眼睛是何種清澈，像是顯露一切的決心，使我明白我不需回問她那對彼此不信任的問題。

我只想握緊她的手，所以在片刻間沒有說話。

「心有靈犀囉。」我微笑，沒有說明。

儘管現在想起，根本不會有人和無意一起的另一個人在嘉頓山上看流星，我當時還是覺得自己已經失敗了。

我又得知一件關於艾莉的事：這個看似勇往直前的女孩，雖然平時主動熱情，但到了關鍵時間，還是會有所顧慮，甚至緊張得不敢用直白的話語表達自己。

是另一種可愛。

當知道我們對對方有同一種顧慮，其實有一種釋然的感覺，因為知道大家其實都重視着對方。我們都賭贏了。

Gordon

錯了，或者其實他沒有錯，只是他自己不相信這份渺小的可能性。儘管如此，他叫我主動，到底也是對的。

我們又回歸沉默，但這次是牽着手，艾莉把頭倚靠在我的肩膀上，聆聽着彼此緊張過後舒暢的心跳。

我們沒有看到流星，但願望終究是實現了，可能這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

然後我們在星空的閃爍下，靜靜入眠，這次寧靜是安詳的。

3.11

破曉，我們也沒有看到太陽真的破開天地，因為我們不是向着東邊。

黎明，卻是太陽最美好的時分，深藍色的天空被染成溫暖的紅橙色，以至於接近地平的深藍都變成尉藍。

我在這時睡醒了，陽光並不刺眼，我卻還是眯起眼睛。

慵懶地想抬起右手揉眼，才驚覺自己的手被握着。

然後昨夜那種甜蜜才湧上心頭。

空氣帶點秋天的寒意，卻令我覺得更溫暖，因為我把風襖披在艾莉身上，如同她剪頭髮時為我披上的遮布一樣。

我溫柔地掙脫右手，為求不要吵醒艾莉。

但我還是抬不起右手，卻吵醒了艾莉。

她從我的右肩醒來，早起迷迷糊糊的她別有一番可愛，像可口的棉花糖？然後我便責罵起自己的想法。

我扭動頸部，舒緩筋骨，終於抬得起手，稍微梳理一下髮型，便輕摸了摸艾莉的頭。

「早晨。」

「早晨。」

在七時的早晨，平日的我大概還在床上，如果要那麼早起床的話，我一定是不情不願的。

今天的早晨，卻是唯美的——涼爽的清晨，點亮沉睡的天空，是那一抹陽光；還有面前一抹笑容，和隨風飄揚的紫綠色極光。

她很漂亮，漂亮得我竟不懂用文字形容，我第一次覺得她這樣漂亮。

情人眼裏出西施嗎？總不能在成為情人的一刻才突然覺得眼前人漂亮吧。

或許是心境吧，就如同購物時，購買的一刻總是最心滿意足的。

當然艾莉不是貨品，我亦沒有中購物的心態對待這份感情，只是愛慕的程度更深罷了，不由得更加喜愛。

「落山咯。」我說。

艾莉未起身，示意再留一會。

我再次拖起她的手，省卻了大部份的緊張，她的手是如此輕盈。

她依依不捨，我亦一樣，不捨美景，更是我們感情關係重要的紀念。

我還想譜寫更多我們感情的每一部曲。

3.12

終於我們還是下山了，本來想着逛一逛街，但說實話，昨晚睡得並不好，睡意使我們只好打道回府。

車上我們也一直睡覺，艾莉不自覺地或者說自覺地又把頭放在我的肩上，縱然經歷過早上整隻手的麻痺，我還是不介意這種親密的舉動。

艾莉住在元朗，我在列車上和艾莉揮手告別，她在月台上看我逐漸遠去才離開。

果然第一次的分別，都帶點矜持，沒有互相依偎，眼神卻像要久別一樣。

因為一日不見，經歷真的如隔三秋，幸好現在社交網絡發達。

所以一回到家中，便捎來訊息。

「多謝你。」

不同平日，如此感性的一面，我喜歡她如此，像為我敞開心扉，因為心底裏的感情，是人最深處的秘密。

「多謝妳。」

有點相敬如賓，卻是戀愛初時的羞澀。

其實我們要多謝對方些什麼嗎？接納對方？還是愛着對方？此刻是如此理所當然，但我們多謝對方勇於表達自己的感情，才造就這刻的美好。

這晚、明晚、每一晚，我們不再只談論大家喜歡的動物或食物。或者說我們保持了那些輕鬆的玩笑話題，卻開始談心，談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價值觀。

3.13

她告訴我：她對剪頭髮的熱愛，是源於她爸爸也是一個髮型師，便是他告訴艾莉那套「過客論」。並打笑道髮型師是少有可在人體上展現才華的藝術家。

而彩虹剪髮店本是她爸爸的店，後來她姨姨接手，卻不沉醉於剪髮，直到艾莉打算成為一位有熱誠的髮型師。

我敬佩那不為金錢的熱誠。

後來我們耐不住文字的蒼白和冷清，開始FaceTime。

我告訴她：我的爸爸與她的爸爸截然不同，是個不折不扣的負心漢，有外偶，便置家庭於不顧。幸好我的媽媽很堅強，也有份穩定的工作，我的童年才不至破碎。

但我害怕成為我爸爸一樣的人。

「呢個唔係藉口，尤其你經歷過咁樣嘅經歷之後，更加應該要告誡自己唔好成為咁嘅人。」艾莉鼓勵我：「況且我覺得你會係一個好爸爸。」

「妳點知？一定要試過先知個啲。」我壞笑，着重於最後的那一句。

「邊個話同你生小朋友！」她急道。

那臉紅，是我畢生見過最可愛的瞬間，只可惜是在螢幕裏。

如是者，我們一直打打鬧鬧，天下間像沒有話題我們沒有說過，但還是有無數的說話想和對方說。

我們也走過香港各地，到了情侶該到的地方，而送她回家的終點也有列車上，轉移至火車站，最後到了屋企大堂前。

我很享受這種戀愛初時的甜蜜，像最濃烈的感情在茶包中在熱水慢慢散發出來，愈見香甜。

一日艾莉說：

「我想上到高喇望吓香港。」

「山頂？」這是我第一個想到的地方。

「係呀！」

「好啊。」

沒有過多的顧慮。

縱使現在想來，香港也沒有美得要這樣專程到高處眺望。

重要的是人，和誰人一起去。

3.14

淅瀝淅瀝。

秋雨總是帶點憂鬱，隨着秋風刺入骨中。

披上風褸，殘餘着動人的香氣，使我頓覺溫暖一些。

中環，行人匆匆而過，大都低頭看着電話，只是今天還有一把雨傘，卻互不相撞，彷彿像我一樣站在原地的人是異類一般。

幸好艾莉沒有讓我當一個異類太久。

黑色大褸夾着酒紅色的毛衣，配搭一條黑色長褲，卻撐着一把粉紅色的雨傘，就像我們在這片荒漠唯一的綠葉。

「今早到？」

「OK啦，唔係等好耐姐。」

「咁快啲行啦。」似乎下雨沒有降低艾莉的興致。

很快上了小巴，艾莉倚着窗邊的鐵欄杆，觀察着上山的迂迴曲折。

「驚唔驚上到去咩都見唔到？」我問。

「唔？」艾莉似乎專注於景色而沒聽到。

我重複了一次。

「咁又唔會喎，淨係上山呢段路我都覺得好好玩。」

這份樂觀，實在很難得，使我對她仍然覺得興奮而放心，畢竟大部份人遇上這天氣都會帶點失望。

而且我只有這天day-off，又不想星期六日和其他人在山頂擠擁，今天是唯一的機會。

「其實我冇上過山頂。」艾莉續說。

這倒是出乎我意料，還以為香港人都上過山頂。

「係咩？希望今日上到去天氣會好啲啦。」

我沒有再過問，大概是從小都沒什麼機會上山頂吧。

3.15

如我們所料，山頂上沒什麼人，尤其和剛剛的中環相比，實在是天差地遠。

遺憾的是，雨勢雖然減弱，整個城市還是掩蓋在濃厚的雲層底下。

我們只好進入商場先吃飯，祈求稍後天氣放晴。

一如既往地，我們點了兩個餐分享，我吃得多，她食得少。

本來我對這天的天氣有點失望，更多的是擔心艾莉也會對這趟旅程感到失望，導致我們之間留下一段不好的回憶。

是我過慮了，在吃飯的過程中我們依然有說有笑，實在感受不到艾莉有一絲失望。

我欣賞她這份樂觀，同時對自己有一些慚愧，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吃過飯後，我們沒有上凌霄閣，大概我們都有個共識：不花額外的金錢。

所以我們到了獅子亭，兩人倚傍在欄杆上，雨已經停下，秋風在山頂上更加凜冽，拍打在臉龐上有點刺痛，但我們還是靜待着，靜待雲霧散去。

然後有一瞬間，溫暖的陽光刺穿雲層，在灰白色的天空開了一口子。

再過一刻，雲層竟奇蹟地散去，城市的面貌為我們敞開。

「嘩！」艾莉驚嘆。

「好靚呢！」

我回望艾莉，迎風飄揚的頭髮，和那些閃閃發光的明眸，像感恩着這世界的美好。

「嘩！」艾莉像失去語言能力一般。

她指着前方。

是彩虹，是一條跨越港九東西，我畢生見過最長、色彩最明亮的彩虹。

在我眼中，猶如兩條彩虹在互相輝映。

「妳鍾唔鍾意彩虹？」

「邊有人唔鍾意㗎？」

「我都好鍾意。」我微笑，輕輕牽着她的手。

「不過彩虹總係俾人一種錯覺，就係頭尾會連住地面，好似可以俾人觸碰到嘅感覺，事實上佢只係一束光。」艾莉用另一隻手指着她的頭髮：「所以我都係鍾意極光多啲。」

我才發現，那一抹紫綠色，是源自極光的彩霞。

「極光都係一束光姐？」我想反駁。

「但係極光就感覺更加神秘，唔會有人妄想可以掂到佢，有一種只可觀望不可褻玩嘅感覺。」

3.16

用一樣事物象徵另一樣，是源自於人類的聯想，只需要一點相似，就能被人類連結起來。

縱觀地球，亦只有人類能這樣，因為我們的情感是獨特的，沒有其他動物比得上。

即便如此，象徵又有什麼用途嗎？大體上都是為了某些情感上的寄托吧。

艾莉某程度上否定了彩虹。

我只好告訴自己，象徵，不過是我憑空想出來的，就如同其他人類一樣。

本質上，我應該着眼的，是眼前的艾莉，而非遠在天邊的彩虹。

但我還是控制不住有一絲失落，尤其艾莉親自說出彩虹不能被觸碰的事實。

這一刻我才發覺，我對艾莉產生感情，然後變成依賴，最後越來越感性，竟然會被一句無關痛癢的說話傷害。

其實這份依賴是好是壞，着重與依賴的人是誰，而我相信艾莉值得我寄托感情，成為那唯一可以被觸碰的彩虹。

艾莉搖了搖我的手，也許是察覺到我的異樣。

「我有啲嘢想同你講。」艾莉故作神秘，我卻感到有點緊張，不知她想對我說什麼。

她接着遠方，但高樓林立，我實在猜不透她想暗示些什麼。

「紅館。」她微笑給了進一步的提示。

「演唱會？」我問，然後思考了一會：「張敬軒！」艾莉和我異口同聲地說了出來。

然後我們哈哈大笑，享受情侶在瑣事上的一點心有靈犀。

我沒有後悔將感情寄托予她。

3.17

我已經習慣在電話上與艾莉談天的每夜，大概人們就是會對帶來愉悅的事物上癮。

然而，艾莉很快打破這個習慣。

一連五日，她都沒有回覆我的訊息。

擔心她有什麼不測，又害怕自己惹怒了她，焦慮地期待着每一個訊息，然後反覆看到不是來自她的失望。

我無計可施，只好硬着頭皮來到她的家中。

純熟地來到她家的大堂，卻在電梯門前卻步，思考着如果她的媽媽在的話該怎樣？如果她不讓我進門怎樣？

但一切都敵不過我對她的擔心，便踏進電梯，按下按鈕，下定決心直上。

來到家門，思考片刻，便按下門鐘。

等待的這幾秒，猶如熱鍋上的煎熬。

終於，門被打開，艾莉閃過一瞬悶悶不樂，然後是一瞬震驚，張開雙手似是想擁抱，卻又收回。

「對唔住啊，呢幾日冇覆你。」艾莉別過臉，像是不想讓我看到她的表情。

「點會呢？快啲俾我入嚟就唔嬲你啦。」我放下心頭大石，又怎會捨得遷怒於她？

3.18

走入家中，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整潔，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況且井井有條，很有艾莉的風格。

我們倚坐在沙發，猶如在網絡五日不發一言的沉默。

「呢幾日有咩事？使唔使我幫手？」我實在很疑惑艾莉這幾日的行為，便率先打破沉默。

「其實冇乜嘢。」艾莉一陣停頓：「就係公公過咗身，而家阿媽去咗搞喪事，總之就冇乜嘢啦，已經搞掂㗎喇。」然後努力擠出一絲微笑。

我有些疑惑，之前和她談起家人亦沒有提起公公，當然親人離去總會有些傷心，但是幾日沒有訊息，實在奇怪。

「你唔好再問啦。」她又急忙補上一句。

說實話，我一頭霧水。

「咁好啦，你而家同我傾返咁多日冇傾嘅偈啦！」

我輕輕用手解開艾莉緊握着的拳頭，她手心的手汗，大概代表她還是有些擔心？或是悲傷？

但她既然說道不要再問，我也只好默默在心裏為她傷感。

3.19

這夜，我們說到文字和共鳴。

徹夜長談，艾莉似乎慢慢捨去煩惱，回覆平日的開朗。

她告訴我她對文字的熱愛。

「比起數理呢啲死咕咕嘅嘢，我都係鍾意文字呢啲活生生嘅嘢多啲。」

即使我是一個「理科人」，其實並不能反駁這句說話，或許我是想探知世界的本源，又或許數字比起人心更容易理解，更或許我只是因為分數而成為一個理科人。

「我鍾意文字，因為文字可以傳達訊息，而高級嘅文字可以加密訊息，就好似話頭髮係過客呢個比喻，剩係得你同我知。」

「所以文字有情感喺入邊，因為知道文字深層意思嘅人就會同對方產生共鳴，而呢種共鳴係赤裸、冇隱瞞嘅，然後就會變成情感上面嘅寄托。」

艾莉越講越忘我。

深奧，絕對比數字深奧，但我似乎已經了解艾莉對文字的愛，又或許是對我的愛。就是因為我們產生了共鳴，才會將情感寄托於對方。

我告訴了她在她心目中的彩虹。

「我喺心入邊，一直都當妳係我人生一片灰白入面嘅彩虹。不過你似乎覺得彩虹唔係好襯你。」

「我而家諗返起其實彩虹都有啲似我。」或許是害羞，艾莉別過臉：「似我咁靚吖嘛！」

我取笑她無端在自誇。

也許是把心中所想說了出來，之前的失落一掃而空。

這刻我才明白，彩虹的象徵不是共鳴，因為彩虹對於我們的意義其實很不同。

「不過講開又講，我覺得Chem 已經算係好啲嘍喇。」

「點解呢？」

「因為佢哋用一堆symbols象徵啲Chemical！」

我被逗笑了，我佩服她那種可以從深奧的理論返回至輕鬆的玩笑的能力。

「我一直都想寫一篇小說。」艾莉又話風一轉：「想試吓用自己嘅文字同唔同嘅人產生共鳴。」

「妳而家都可以試吓呀！」

「寫小說好嘅時間㗎，我邊有咁多時間？」她苦笑。

「咁等有時間先寫囉，我一定支持你㗎，因為你想，就係我嘅理想。」

「Woo！孺子可教，即刻識得玩弄文字啦㗎。」

「小事啦。」

「不過我而家都係想去睇演唱會多啲！」

「唔得，呢個係我想嚟㗎！」

這夜，每夜，都與妳談天說地。

可能這才是我的理想。

3.20

頭髮絲，嗖嗖落下。

我喜歡艾莉在我身後忙碌的感覺，我不知道她如何將甜蜜，融入在專業上。

那份標誌性的笑容，我開始覺得那是標準的髮型師專業笑容，對我來說卻是如此的親密，因為那是故事開始的地方。

這天的她，卻比以往更加沉着，或者說她比平日認真剪髮時的皺眉，皺得更深了。

「而家天氣凍啲，側面同後邊就冇剪咁短，費事凍親你啦。」

「咁會唔會冇咁型㗎？」我笑回答。

「點剪都唔型㗎啦！」眉頭深鎖的她，終於露出笑容。

「咁係髮型師嘅問題㗎。」

「Nonono，係人嘅問題。」

片刻，艾莉便完成了，一如既往的吹頭和gel頭，是那種煥然一新的感覺。

冬天的香港，算不上天寒地凍，但撲面的寒風還是提醒着我們冬天的到來，還有節日的降臨

個位數的溫度，艾莉身穿雪白羽絨，配搭黑色的毛衣，和杏色的長褲，頂着冷帽，帶點樸素，卻又純潔。

厚重的衣服，反而顯得艾莉有點瘦削。

3.21

尖沙咀的餐廳，我們大多都支付不起，儘管演唱會門票是艾莉朋友低價轉賣給她，我們還是決定節儉到底。

所以剪過頭髮，我們便又在附近的茶餐廳解決。

草草吃完，便出發前往尖沙咀。

很快便到了尖沙咀，還未到進場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尖沙咀的海旁行走。

「我想飲啤酒。」艾莉突然說。

「咁突然嘅？」

「浪漫啲呀嘛！」

在七仔買了兩罐啤酒，便折返到海旁。

我們坐在海旁的鐵欄上，我為她開了啤酒罐，再為自己打開。

「Cheers！」我們碰杯。

艾莉喝了一大口，表情閃過一刻猙獰，隨即裝作享受大嘆一口氣。

「飲唔慣呢？」我取笑到。

「邊有啲。」她口硬。

我們放慢速度，嘗試品嚐在冬天喝凍啤酒的浪漫。

她再次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即是隔着衣物，我也彷彿感受到他的面頰發熱。

「對面啲燈飾好靚呀！」

艾莉的聲浪比平時大聲，大概是略帶醉意的表現。

我從對岸的燈飾中回過眼神，只見艾莉面頰緋紅，便拿過酒罐，一飲而盡。

或許是酒力，亦或許是人生第一次和另一個女孩看燈飾，二十年來覺得平平無奇的聖誕燈飾，在今年竟然變得閃閃生輝。

IFC 上突然彈出一個時鐘，我才警覺，以我們現在行走的速度，是時候要出發到紅館了。

便一把拖起艾莉的左手，向紅館進發。

3.22

我有些着急，拖着艾莉便往紅館走去。

誰知艾莉竟然堅持在海旁邊的石壘上行走，幾經勸告也不願下來。

看來微醺的她，都會展示一點點小孩子的任性，意想不到的可愛。

我只好石壘下緊緊牽着她的手，防止她掉進海裏。

艾莉張開另一隻手，試圖保持自己的平衡，但還是步履蹣跚。

就這樣，我們不徐不疾地，在瓊樓玉宇間攜手，在漫天星宿下同行。

無數對情侶在街上行走、觀賞聖誕燈飾，無阻我覺得我們是最浪漫的一對。

忽然，艾莉腳步一個不穩，身體隨即向大海傾斜，我急忙把艾莉扯向身邊，卻控制不住力度，將她從石壘上扯了下來。

艾莉從石壘跌下，我連忙伸手將艾莉擁入懷中，驚魂未定，艾莉把頭從我的胸膛抬起，使我們相互對望。

「多謝妳，救咗我。」似乎這份驚險使艾莉立刻酒醒。

對岸的燈飾，模糊地在艾莉的身後閃爍，襯托起她一臉無辜的面容，我甚至能看清她的每一條頭髮。

這一刻我們是如此靠近，我有一份想親吻她的衝動，奈何我不懂如何下口，只好把手托在她的後腦，再次擁入懷中。

「冇事喇。」

第一次的擁抱，我沒想過這麼驚險，但或許正是如此，才會這麼深刻和浪漫。

擁抱，比牽手更加親近，卻又沒親吻這麼激情，更像是對對方的一種溫柔、一種關懷。

我有點慶幸剛才沒有急於獻吻，我很喜歡這種毫無距離的浪漫，卻不霸道的佔有。

我不記得我們相擁多久，大概是結束在我們想起紅館的時候吧。

3.23

我們並不是最後一個入場，至少在入場後張敬軒還沒有登場。

螢幕上一直播放不同贊助的廣告，以及請觀眾盡快入座的提示。

忽地，音樂四起，煙霧湧現，燈光漸暗，四束射燈直照舞台中央。

「那夜誰將酒喝掉」張敬軒從煙霧中升起，將《春秋》娓娓道來。

原本還有點喧鬧的場館，立時剩下歌者的聲音，那種帶點不忿乃至無奈然後絕望的情緒一湧而至。

「春秋只轉載要事，如果愛你欠意義，這眼淚無從安置。」

我慶幸我和艾莉的愛情，縱使是世間中微小的一件事，卻刻印在我倆自己的春秋。

情歌，絕大多數都是悲情的，今夜的演唱會也不例外：《悲劇人物》、《裝睡的情人》、《我的天》大概數之不盡。

當然歌單中也夾雜着《過客別墅》、新歌《隱形遊樂場》等訴說離鄉別井的辛酸，又或是《青春常駐》、《叮嚀可否不要老》對過去的追憶。

3.24

整晚的氣氛和節奏，乃至燈光、舞台效果，以及最重要的歌喉和感情，都是絕佳。

看得出觀眾的陶醉，時而隨節奏揮手，遞咪時跟着唱，歌手每次上下台時喝采。

而我和艾莉，則整夜把臂欣賞歌聲的美妙和感情的細膩，咀嚼每份歌詞的意義，從而感恩擁有彼此的美好。

最令我感恩的，是《披星戴月》

「世界大得不可以去擁抱，你腳印又小得轉眼散失於命數。」歌者訴說着自己的束手無策。

「只因想到我們開仗，也不懂去包容才留遺恨在雪上。」大概在懊惱自己只着眼於偉大的成就，而忽略眼前人。

「問心只妄想跟你快樂牧羊，憑這成就到老去亦安詳。」接着後悔自己沒有更早着眼於深愛的人。

「是否把放風箏也當硬仗，才是正常？」歌者反問自己。我不知道他會沉淪下去，還是變得珍惜眼前人。

我感觸在，我與歌者相反，沒有偉大的理想，卻知足於眼前無可代替的人，甚至艾莉還助我認清前路，鼓勵我成為像她一樣勇敢的人。

說起風箏，不自覺幻想起和艾莉在下個春天，一起放風箏。

想着想着，張敬軒唱完最後一首歌，在觀眾的歡呼聲中回到台下。

「Encore! Encore! Encore!」這個聲音此起彼落，轟炸着整個紅館。

3.25

升降台突然啟動，張敬軒一身便服再次上台。

「唔阻大家時間，直接唱歌啦！」

如雷貫耳的呼叫聲響徹舞台，卻在張敬軒開口的一刻肅靜。

「要背負個包袱，再跳入大峽谷。」

《笑忘書》的歌詞響起，訴說着抑鬱的情緒。

「童話書從成長中，難免要學會失望。」

卻又背負着孤獨，叫我們迫使自己成長，或許樂觀地面對困苦，才是人生的出路。

「今晚個氣氛唔係太啱添。」艾莉突然說。

「點會呀」我回頭向她道，以為她不喜歡這個演唱會。

未等我說完，艾莉便把頭湊近，在我毫無防備的一刻。

蜻蜓點水的一吻。

「我講緊呢個啊。」她像對我錯愕的表情解釋。

這首歌確實不太適合接吻。

但我錯愕沒多久，大概是本能所致，我以半離座的姿態，吻向艾莉。

浪漫而強硬的一吻。

「童話 情書 遺書 尋找答案」張敬軒深情的一句襯托。

「氣氛唔啱咪下次囉。」我笑說，在大家換氣的一刻。

我快樂在我們的發展如平步青雲，接吻在我心目中，算是一對情侶難以跨過的坎，尤其是我們今晚已經突破了擁抱這一個關，卻在這晚也迅速地越過了下一關。

或許是因為在接吻前忐忑的，不是我。

「咁我鍾意一次過兩個stage呀嘛」不知為何，艾莉的聲線猶似哽咽，是因為緊張過後的放鬆嗎？

「曾經

曾經」歌曲在最後漸慢，我們的心跳聲卻與之錯落，開始加速奔騰，然後像磁石一般，互相向前撲去。

悠長而感動的一吻。

舞台的燈光只照亮艾莉一側的面龐，我愛那白裏透紅的青澀，隱藏在紫綠色的秀髮下。

我看不清另一邊臉，亦沒敢在熱吻下掙開眼睛太久，因為我知道看不清的另一邊，一如既往地可愛。

不自覺猜度艾莉此刻心裏所想，是熱吻帶來的昇華嗎？撲鼻而來的獨特丁香味，沒給我機會思考，只叫我如凡俗般享受這一吻，大概她也是如此心思。

「回憶當天三歲的波板糖」歌聲漸漸消散，尾聲徐徐響起，卻趕不上我們的心跳聲。

那心跳由雙方你追我趕，到最後步調一致，我不知過了多久，亦不在乎。

我倆如入無人之境，至使我們不願離去。

3.26

我們終究還是要離去，離去這個夢幻的場館。

但我們牽着手，在冬天寒風中依偎，總覺得比之前昇華了。

也許接吻是一種魔法，其中沒有言語、沒有任何溝通，只有最直接、熱情的行動，像是一種交流，一種真正達致心有靈犀的交流。

這份交流是虛無飄渺，卻又如此真實，因為只有心意相通，才會接受彼此在唇上印下烙印——佔有，同時又被佔有。

而這個烙印，就像是情侶間一個認證，證明雙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話雖如此，對我來說一切都是順其自然，但主動獻吻的艾莉，又不知道在心裏過了幾個難關。

儘管我知道艾莉一直在我心目中地位崇高，但我還是想確認自己在她的心目中是何等位置，想到這像是我給了艾莉一個考驗，便覺得慚愧。

於是在艾莉屋企門前，在她的額頭貼上憐惜而溫柔的一吻。

3.27

這次接吻對我來說是情感的昇華，艾莉卻大概不怎麼認為。

接吻過後的熱情，延續了兩個星期。

在聖誕假期的尾段，我們整天形影不離，無法忍受每一個分離的瞬間。

每一次的擁抱，每一次的接吻，絲毫不見往日的拘謹和害羞。

我們就像一對磁石，若要分離，就會更用力再次相擁。

但在開學過後，又再一次，她連續幾日棄我於不顧。

我一直也明白熱戀有期限，但還在升溫的感情，為何會在瞬間冷卻呢？

我以為我在感情路上平步青雲，甚至覺得已經找到命中注定的一個。

還是到頭來，我們的熱情、親密、承諾都是假的？

我不禁懷疑，艾莉是否已經不愛了？已經在這情場遊戲之中獲取所需？已經可以任由我被棄之不顧？

難道真的被Gordon說中了，情場遊戲中全心全意的人一定是輸家？

不，我回想起嘉頓山確認情感的一晚，那個眼神、那道語氣、那些動作我確信她的情感。

隨即便責罵起自己的念頭，但我無計可施。

正當我苦惱沒有辦法之際，突然在IG上見到艾莉的「綠色圈圈」，黑底白字的一句：「我想睇極光。」

我立刻回覆：「我都想去！」

看着對話框內一列列右邊的訊息，忽然閃出一段左邊的。

「對唔住，我想見你。」

3.28

正值晚餐時分，我轉念一想，要挽救這段感情，一頓燭光晚餐最好不過。

買了牛扒、紅酒，記得艾莉廚房有足夠的廚具和調味料，便沒有多想，趕往她的家中。

按下門鈴，門很快被開啟。

艾莉撲了出來，把門前的我奮力擁入懷中，嬌小的身軀卻不能完全把我環繞。

「對唔住。」

我沒有回應，顧不上手中的牛扒和紅酒，也用雙手環抱艾莉。

寧靜，卻和網絡世界上艾莉的寧靜不同，這份寧靜，是如此溫暖、浪漫。

良久，我們才放開彼此。

「我帶咗牛扒同埋紅酒，今晚我哋燭光晚餐？」

這次換艾莉沒有回答，只是含着眼淚拼命點頭，讓人憐惜。

我輕輕拍的了她的頭，便轉身走進廚房，準備食材。

煎牛扒嘛，我略有經驗，還記得艾莉喜愛medium的牛扒，很快便煎完了。

在rest牛扒的等待時間，處理完長駐在艾莉家中的紅蘿蔔、西蘭花還有焗蒜，便擺好盤上碟。

艾莉家中沒有蠟燭，但有可調節光度的吊燈，還算是有燭光晚餐的氣氛。

我為艾莉拉開椅子：「小姐請坐。」

「唔該。」艾莉柔聲微笑道，竟然在我準備晚餐的時候，換上一襲深藍色、典雅的長裙。

我拿起紅酒，單手托在底部，假裝專業地侍酒

桌子雖然不長，但我們還是坐在兩側。

大概我們都喜歡這種儀式感，不是那種事完美的儀式，而是用我們所有來力臻完美。

「Cheers。」這張「短長枱」使我們能夠碰杯，而不是隔空示意。

我不知道該不該關心艾莉這幾天，乃至這一個月發生的事情，只希望她快點走出公公離去的陰影。

3.29

「而家嘅我就帶唔到你睇極光喇，食餐燭光先啦。」我打開話匣子，打笑道。

「多謝你。」艾莉的微笑猶似苦笑。

我本來期望艾莉會自己開口說出自己的悲傷，始終今天是她說想見我的。

餐桌上的寧靜，有回復到像網絡世界上那種不安的寧靜，說實話，我有點忐忑，卻又不知所措，不知應該如何關心艾莉。

「等我遲啲搵錢，我哋一齊去芬蘭，順便去埋聖誕老人村。」我以為這樣會令她有點雀躍。

「嗯。」艾莉卻顯得有點不耐煩，或者說不想討論旅行：「係啫，chem 有冇教極光點樣形成？」

我有點錯愕，平日她都不怎麼對化學感興趣，不過我確實有學過，便為艾莉說明，只是她一如平日不感興趣，那又為何要問這個問題呢？

艾莉話雖然不多，卻頻頻拿起酒杯，甚至未等我斟酒，便自行到酒，大概是想借酒消愁吧。

雖知酒入愁腸愁更愁，但我也無從阻止艾莉的「興致」，又知道艾莉酒量不怎麼樣，便自己也加快速度，希望能夠減少她的喝酒量。

3.30

這份「西餐」不太豐富，艾莉忽然叫我趕來，我也未及準備甜品。

我們很快便吃完，亦把紅酒當作啤酒一般一飲而下。

為免我們呆坐在餐桌上，不發一言之尷尬，只好提出我去洗碗。

食物雖少，用具卻不少，平底鑊、煲、焗盤大都難洗。

我的思緒卻不在洗碗，或許是喝過酒，亦或許是煩惱於艾莉的情況，我的思緒很凌亂，就像長髮纏繞一般。

我不解，不解艾莉在想什麼，我第一次覺得我這麼不了解她，甚至比初相識時更不理解。

我知道她的公公離去了，但在那之後我們經歷了演唱會的接吻，我自覺我們的感情昇華了，但她卻離我越嚟越遠。

況且親人離去，個時間應該和男朋友傾訴嗎？為何她會不發一言？

我討厭自己對她懷疑，但艾莉一而再地隱藏自己，我止不住這份疑惑。

冬天的冰水流在手裏，在喝酒後的對比之下寒冷更甚，強制把我從凌亂的思緒抽離。

這時，卻有一雙熾熱、纖細的手，在我身後摟着我腰。

3.31

艾莉往我臉上親吻一下，嘴唇的熾熱，比起她的雙手過之而無不及。

艾莉身高只達我頸，想必她踮着腳來親吻我，換作平時，我定然覺得很可愛。

此刻的我卻是一番錯愕，剛才沉默寡言的艾莉，竟然如此主動地親吻我？

我停下水流，轉身一望，只見艾莉面頰緋紅，再次踮高腳索吻。

酒精使我很快將那份錯愕拋諸腦後，直覺地回應她的嘴唇。

我們的嘴唇沒有離開彼此半刻，我緊抱着艾莉，或者說半抱起她推出廚房，推到飯廳不知那一面牆壁。

舌頭在纏繞，嘴唇在頂上落下印記，然後又再纏繞在一起。

和演唱會的接吻不同，這次是急促、凌亂，甚至不能算是熱情，而是衝動、激情、荷爾蒙主導的熱吻纏綿。

更甚的是，我終於覺得可以再次和艾莉心對心，又或是身對身起舞，把過去一個月的陰霾一掃而空。

3.32

眼神的迷離、呼吸的急促、肢體的碰撞，在一瞬間此起彼落。

我醉心於那一道道迷人的曲線，不自覺上下其手，我沒法忍受眼睛不能欣賞那些曲線，便想用稍為空閒的左手，脫下那襲高貴卻礙眼的長裙，它卻和我賭氣把拉鍊收在艾莉的後背，緊靠着牆壁。

我沒有辦法，只好又抱起艾莉，把她放在沙發邊上，一把將拉鍊拉開，脫下長裙，艾莉任由我輕輕把她推落沙發。

「我記得妳鍾意一次過兩個stage，我哋今日就做晒佢！」

說完，我興奮地撲向艾莉，準備和她繼續纏綿，誰知她一把將我推落沙發：「唔得呀！」

她見我被摔在沙發邊，連忙補上：「對唔住。」只見她的眼神已經回復平靜，甚至又重現那種憂傷。

「點解？」我第一次憤怒地大聲對艾莉說話：「妳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唔理我，究竟我哋發生咗啲乜？」

我了解情侶間的第一次，或者應該更加謹慎、經過更多思考，平日的我，如果被艾莉拒絕，絕對不會如此憤怒。

但這時的我，猶如在烏雲中看見一絲陽光，卻突然又被陰霾淹沒。

我無法再忍受艾莉對我不聞不問，無法再假裝對艾莉的態度不在意。

一切的情緒，就在這導火線下爆發。

我說完便別過臉，後悔自己對艾莉大聲呼喊。

艾莉緩緩坐起身，「我有啲嘢想同你講。」帶點委屈地道：「我有

四・留長

第四章

4.1

如果，有希望達成不了，就會變成失望，失望再失望，就會變成絕望。

我們就會抱怨，為何上天要給我們第一個希望？

我想起《笑忘書》中形容抑鬱的歌詞——「沉下去，頭上散落雨點沒有彩虹。」

身同感受。

灰白的天空，綿綿細雨，我兩同撐一把傘，卻沒有牽着手。

不發一言，靜聽雨點滴在傘上，緩緩從輕鐵站走過，熟悉不過，卻又陌生不過。

踏進新北江商場，收起雨傘，來到彩虹髮型屋，入內，再拉低鐵閘。

艾莉坐在椅子上，我站在她的身後，拿捏起那紫綠色的秀髮，細細揉擦，感受那一絲絲的順滑。

「妳真係要剪晒佢？」我問。

「係。」艾莉帶點悲傷，卻又堅決地說：「我想你幫我處理佢。」

跟着艾莉的指示，我稍微噴濕了艾莉的頭髮，便拿起剪刀，有模有樣的在艾莉背後下刀。

一條條頭髮在我腳邊隕落，我卻無法專心於艾莉的頭髮，因為昨日的事，歷歷在目

4.2

「我有啲嘢想同你講，我有咗癌症」艾莉委屈地道。

我呆站在沙發旁，好一陣子，或許我在消化艾莉這一句話，或許我在希望這是她幼稚的玩笑。

我打從心底希望這是一個玩笑。

「妳唔好講笑啦。」我還在尋求一絲希望。

艾莉搖頭。

「咁有冇得醫？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醫好佢？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唔使死？」

艾莉一刻苦笑，然後雙手掩面開始痛哭。

我才開始後悔問了這些愚蠢，甚至幼稚的問題。

因為我竟然在絕望的人身上，嘗試尋求希望。

百感交集，實在是百感交集。

無奈、忐忑、擔憂、恐懼、沮喪、悲傷、無助、心痛、絕望，湧上心頭。

呼吸感覺也在顫抖，但我收起情感，上次擁抱着在痛哭的艾莉，輕拍她的背部

「我會陪住妳。」

4.3

我很想說些什麼，我從來沒有為艾莉許過承諾，但在這刻我很想給予她我擁有的所有事物，包括生命。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擅長安慰別人的人，但或許這刻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安慰艾莉，是因為自己也需要俾安慰。就如同身受重傷的醫生，無法為病人治療一樣。

「對唔住，一路都冇同你講。」艾莉哽咽着說：「我中六嘅時候已經有過一次癌症，跟住睇演唱會之前先發現復發」

我想起艾莉不同常人的氣，勇往直前地追夢，不懼風雨的樂觀，愛情路上的主動；每一次用微笑掩蓋的苦笑；IG post 中身穿便服，說要打好的一場仗；說自己沒有時間寫小說；突然認同自己如同觸摸不到的彩虹

我恨透了自己為何在這些證據中都發現不到艾莉的異樣，但就算發現了，我又能怎麼樣？

「我患嘅癌症叫做嗜鉻細胞瘤，我爸爸都係因為呢個癌症走咗。」艾莉續說：「今個禮拜醫生話癌細胞已經擴散，醫得返嘅機會好微。」

我又想起艾莉兩次在網上不理會我，第一次是得知復發的失望，第二次是得知無法醫治的絕望。我卻沒有及時發現。

我不值得感到悲傷，因為我沒有拯救一個處於絕望的人，甚至在上一刻還在責備艾莉對我的忽視。

「我會我會同你走落去。」可能是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又或許是我想為自私的自己救贖。

「嗯。」艾莉把頭淹沒在我的胸懷，終於放聲啣哭，把壓抑已久的情緒，發洩出來。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堅強的女孩真正在我面前展現悲傷。一直以來，都好像是艾莉改變、提醒着我，我這次想做一次她真正的後盾，盡一次男朋友的責任。

只是沒有多少機會再盡責任了。

4.4

鋒利的剪刀和不熟練的雙手把我從回憶帶了出來，幸好沒有劃破手指。

不快也不慢，我已經將艾莉的紫綠色長髮剪短，只剩下用機器將剩餘的短髮斬草除根。

「想點剪？」我假裝髮型師問，想緩和這冰冷的氣氛。

「偷薄剪短？」幸而艾莉也知道我心中所想，想了一會便微笑回答。

縱使這份微笑現在附帶一點憂傷，總好於我們不發一言的沉默。

「已經好短啲啦喎小姐。」

「咁剃光佢啦！」

就這樣，我們打打鬧鬧，緬懷一下互相說笑的時光，很快我就像艾莉的頭髮處理乾淨。

「\$70呀唔該。」

「冇錢喎。」

「剪霸王髮？算啦今次豪俾你。」

「多謝喎靚仔。」

我也不自覺微笑，沉醉於這份短暫的快樂。

忽地看到一地紫綠色的頭髮，想到艾莉以後不會再有「過客」，不禁鼻子一酸。

「我決定咗喇。」我認真地說。

「嗯？」

「我會留長頭髮，等你好返之後就捐俾妳！」我還是想祈求一個奇蹟

艾莉又是甜蜜地一笑，點頭，和我一同祈求這個奇蹟。

我決定要再艾莉面前歡笑，就算是強顏歡笑，就算我多麼悲傷，也至少要在剩下的時光，為這段感情堅強地守護到最後一刻，這樣我才能不辜負艾莉勇敢、熱情，和對我的改變。

4.5

蒼白，總是令人聯想起面無血色、死亡。

我討厭醫院裏盡是這種蒼白，了無生氣、壓抑的氣氛瀰漫在整個病房。

我不忍看到每個病人在這裏苟延殘喘，在生命的盡頭還在受苦，掙扎着，更不忍想到艾莉就在不久也要在這受折磨，在微小的存活機會中尋覓奇蹟。

我在帶艾莉的床邊，放上一籃紫丁香，還記得艾莉最愛的香水，很好護士們不會在晚上收走它。

艾莉的化療開始了，這種癌症罕見，復發後卻急速擴散，化療算是在無可奈何之際，做一些可能有效的治療。

我每天都會在上班之後，坐在艾莉的床邊，和她共享水果，談天說地。

我們無話不說，幾乎把我們短暫的人生都說過一次；我頭髮漸長，不得不綁在後方；艾莉漸不再愛吃水果，因為難以吞嚥。

一日，艾莉轉往深切治療部。

這日，我們談到生命之初。

相隔幾層，大概會聽到嬰兒哭啼，充滿生機，和醫院的其他地方格格不入。

我們發現我們都是出生於這裏，屯門醫院，感嘆命運其實早就把我們纏繞。

然後發覺我們沒有一起度過過對方的生日，四月和六月竟然多麼遙遠，然後相互苦笑。

艾莉望向自己的心電圖，我隨着她的視線望去。

她說：這個世界有新的生命，就要有舊的離去，她大概會捨不得這個世界，但她明白生命是如此脆弱，就如同把心電圖中這條線拉直一般容易，所以她預備好了。

儘管我說過要在艾莉面前保持歡笑，但我，真的預備好了嗎？

課堂上，電話響起。

奇蹟

五·剪短

第五章

可以配合以下歌曲閱讀：

化蝶 by HOCC 何韻詩

<https://youtu.be/9-Ztvb9vD1Q?si=CWZ-zCvYbIXe9RoC>

Wrecked by Imagine Dragons

<https://youtu.be/Y2NkuFIIEo?si=41CL9cyS7ih6Ftlo>

笑忘書 by 張敬軒

<https://youtu.be/miGPag3Xauk?si=xIKt7PZtuziKnUoY>

I Really Want to Stay at Your House by Rosa Walton

<https://youtu.be/KvMY1uzSC1E?si=ZTGz1spIr8UPguBB>

5.1

奇蹟

沒有發生。

即使有兩個月的時間，我還未預備好，大概多久的時間，我還是未預備好。

心電圖的機器，發出死神揮動鐮刀，令人恐懼的長「嗶」聲，果然生命脆弱得如要拉直心電圖的那條線。

我討厭見最後一面，因為這樣她在我腦海留在最後的印象，便會是虛弱、痛苦的。

我還是有去見最後一面，因為她的面容只會隨時間模糊，再模糊，直到我只記得自己有多愛她，卻找不到腦海裏的證據，所以即使是最後不堪的一面，我還是嘗試在腦海中，留住最美好的她。

艾莉離去了。

切切實實地離去了。

我還沒有哭，大概我還被捆綁於在艾莉面前保持堅強的承諾。

艾莉的母親在我旁邊抱頭痛哭，我想她也還未準備好，其實試問誰又能準備好？

艾莉說過她的母親當然不是去處理她公公的喪事，而是東奔西跑，想籌錢送女兒去私家醫院，不用等待公立醫院床位，可惜無功而返。

說實話，就算是私家醫院，也很難令奇蹟發生，想到艾莉母親先是喪夫，又再喪女，我假裝堅強：「伯母節哀順變。」

「節哀順變。」她抬起頭，哽咽着說：「呢封信係阿女話要俾你，多謝你呢幾個月照顧佢。」

我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只好點頭。

5.2

信封的封面寫着：「笑忘書」

我顫抖着拆開信封，打開這封信。

「我最愛的Jay:

我們的故事大概不像童話，亦抱歉不能和你走到最後兩個stage，所以這封信，只能是另外兩個stage：情書，也是遺書。」

凝聚的淚水模糊了視線，我用手指拭乾眼淚，才勉強看下去。

「在髮型屋中遇見你，在嘉頓山上答應你，在演唱會內親吻你，是我這輩子最勇敢、最快樂、也最幸運的事。

在我第一次得癌症之前，我也和你一樣：混亂、迷惘、自卑，不知讀書有何用，不知前路如何走。但或許就是經歷過一次大病，我才真正了解You only live once。我變得勇敢，敢於面對自己的不幸，敢於追求自己的夢想，敢於爭取自己的愛情，才會想做自己從未做過的事，多謝你陪我一起完成。

只可惜上天給我們開了一個玩笑，得知癌症復發的瞬間有如天塌下來。我會對這世間的每件事感到不捨，尤其是你，只是想到你還要比我傷心許久，生命的盡頭也不算是太差吧。

迎接死亡，我還是有點害怕，但願天堂不是很冷，因為上天的笑話，永遠都不好笑。」

我被艾莉最後一個笑話逗笑了，然後眼淚便不自覺流出來，僅存的理智叫我不要滴濕這珍貴的一封信。

「對不起，我最終還是成為了那條不能掌握的彩虹。但我還是希望你變得更加勇敢，追隨自己內心所想，發掘自己真正的夢想，追尋一條能夠掌握的彩虹，在這個美麗的世界，

尋找，答案。

最愛你的
艾莉」

堅強的面具終於破裂，眼淚在這一刻決堤，情緒在這一瞬崩潰。

我的人生中沒有太多感受過這種極度的悲傷，是那種明知時間會治愈的傷口，此刻卻還是無法自拔於撕心裂肺的痛楚，覺得自己永遠無法脫離這片苦海。

我討厭上天的玩笑，雨過天清、彩虹初現，卻又立刻變成烏雲密佈、滂沱大雨，這是極度的悲傷，更是絕望，沒有改變餘地的絕望。

5.3

我沒有撐着傘，任由冰冷的雨點刺入身體，妄想用肉體的痛楚覆蓋錐心之痛。

走入新北江商場，把濕透、留長倆月的頭髮撥去後方，緩步走過彩虹髮型屋，眼尾睇過緊閉的鐵閘、不再旋轉的三色燈，假裝自己沒有眼紅。

找到另一間髮型屋，已經不記得它的名字，還是\$70。

等了兩位，坐到椅子上，髮型師為我調整座位高度。

直視着鏡中的自己，那半長不短的頭髮，難以掩蓋紅腫的眼睛、憔悴的面容。

「想點剪？」髮型師保持專業微笑問，絲毫不在意我如死人一般的神態。

「skin fade。」我苦笑道，又想起我們第一次相遇。

這次我也沒有睡着，卻也無法留意髮型師的技術，只能拼命止住要流出的眼淚。

髮型師在我背後，嗖嗖地剪下我的長髮但艾莉在我身後說過的每一句話，都在每一刀鉸剪聲中重現，我無法忘記艾莉的一顰一笑，在我腦海中沒完沒了。

終於撐過15分鐘，換成一個skin fade。

望着地上的一條條長髮，這些頭髮最終有沒有捐到艾莉頭上，我才妄想可以藉剪走它們忘記這一個「過客」。

走出商場，雨停了，在灰白的背景中呈現一條偌大的彩虹。

彩虹，真實存在，卻又捉摸不到的虛無飄渺。

此刻，我睹物思人，便倒墨裝詩人。

《彩虹色的頭髮》

頭髮，
像人生的過客，
千絲萬縷。

彩虹，
是最美麗的一條，
柔和而燦爛。

用七色引誘着我，
然後在觸碰到的一刻，
轉瞬即逝，

已剩下一絲絲灰白。

寫下，捨不下。

寫畢，捨不得。

至少從此我剪的是skin fade，而不是乏味的，偷薄剪短。

完

六·後記

如果你不喜歡sad end，請接受我的道歉。

這個故事雖然是我小試牛刀，我仍然想這個故事是有張力的。筆力不夠，便只好盡量寫得凄美。

我一直都有寫故的想法，奈何之前學業繁重，對文筆也沒有信心，只好擱置計劃。這次看完Cyberpunk:Edgerunners

(我有先打過2077)，實在熬不住觀看後的壓抑感，又適逢暑假，便以寫故事的形式抒發心情。

故事基本上完全基於想像，我嘗試在故事各處埋藏一些伏筆，也嘗試融合之前玩過的遊戲：FF7 remake, Witcher 3, Death Stranding, The Last of Us (part 1) 等等，希望讀者們有所發現。

我也希望自己的文筆，不是簡單直白，卻又不是過於複雜難明，對人物的性格描寫得豐滿，卻又合乎道理。

癌症確實有些「老土」，但生離死別，就是這麼平凡，卻又傷感，希望作為小弟處子作，仍可接受。

如果你觀看後，感覺到壓抑，或者是空虛，說實話，是我所希望的，在這裏容我再次提醒：生命有許多過客，這個故事亦然，就如同掌握不了的彩虹一樣，埋藏心底便夠了。

如果有的話，下個故見！